

眉州屬志卷十三

藝文志

列傳

宋

巢谷傳

宋史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入父中傳以學谷多力好武藝應舉不第去遊秦鳳涇原間與韓存寶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會討瀘州蠻乞弟邀谷至軍中間以籌策及存寶得罪就逮自度必死語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但妻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一

子不免寒餓吾橐中有白金非君莫可致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金步往手授其子而還人無知者與蘓軾蘓轍同鄉且素同遊處紹聖初軾轍以言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谷慨然徒步訪之由眉山達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懷公恒以死期不意自全不旬日必得相見死且無憾轍驚喜旣見握手相泣道平生逾月不厭時年已七十三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所宜谷曰我自視木卽死公

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輒強資遣之舟行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谷遂病死新州輒聞哭之失聲曰此非今之人古之人也

呂陶傳

宋 史

呂陶字元鈞彭山人蔣堂守蜀延入學程其文曰賈誼手也登進士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冒幼弟田弟壯訴官不得直陶至卽訊服改知壽陽帥唐介辟簽書判官告以立朝事君大節薦應制科對策枚舉安石之過謂賢良之旨貴犯不貴隱陛下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二

初卽位願不惑理財之言不問老成之謀不興疆場之事神宗顧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京更讀稱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皆謂陶曰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旣怒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纔通判蜀州擢知彭州張商英請廢永康軍下旁郡議陶上言不可得不廢威茂夷入寇召大姓潛具守備城門啓閉如平時王中正爲將謬戾奏召還之朝廷新立茶法命李杞蒲宗閔來權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南十

不及一諸路既皆通商兩川獨蒙禁權茶園本是稅地自來敷賣以供衣食今立法太嚴取息太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意也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徃弔之陶曰吾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哉起知廣安軍召爲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獻邪正君子小人之辨謂今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與小人表裏爲殘民害物之政使人主澤不下流在今日

觀望反覆爲異時子孫之計安燾李清臣又從而依阿其間伺勢之所在而歸附之非但負先帝抑且負陛下願亟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差役行陶言郡縣風俗異制民之貧富不均當此更法之際若不預設防禁則民間雖無納錢之勞反有偏頗之害莫若以新舊二法裁量厥中會謁告歸詔於本道定議陶考究精密民以爲便還朝正兩路轉運權茶之罪又奏十事皆利害切於蜀者蘓軾爲朱光庭所論陶與王覲言臺諫當

狗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光庭嘗惡軾戲薄程頤顧欲加軾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爲譏謗恐洛蜀黨患自茲熾矣帝亦患之遂置不問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王岩叟攻之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大夫歷梓州淮西成都路轉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中書二舍人奏大臣上殿必使左右史隨之有乞屏左右及史官者是所言私也詔定爲令使契丹歸乞修河北邊備帝曰臣僚言邊事惟及陝西不及河北不知河北有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四

警則十倍陝西矣卿言甚善進給事中帝親政陶言太后保佑九年尊而報之惟恐不盡臣以爲無可疑而疑不必言而言者必有姦邪不正之謀上惑淵聽謂某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尋以集賢院學士知陳州改潞州又徙河陽例奪職貶庫部員外郎徽宗立復集賢殿修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朱台符傳

宋史

朱台符字拱正眉山人父賦舉拔萃科歷度支判

官終殿中丞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黃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尺晷而成太宗親試貢士多擢敏速者遂登第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入直史館賜緋魚再遷秘書丞知浚儀縣咸平初同知貢舉擢太常博士出爲京西運副上言北邊爲梗自古所有歷代經營未爲無策我太祖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大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關防寧謐府軍充溢深得制禦之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

協謀天未厭亂自茲以來大肆兇鋒旣阻歡盟復爲備禦屯士馬益將帥輓芻粟委金帛給賞賜不可勝數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遷受節黎桓加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於契丹未加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祥禫將終中外引頸觀聽德音宜於此時赦旣往之罪修鄰國之好擇文武才畧辨說之士往告諭之彼必歡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和好無北

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是一舉而兩得也時論躓之二年旱應詔上言陛下踐祚以來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宜重農積粟簡卒省費專將帥之任慎守令之選節無名之賞賜罷不急之造作考課黜陟輕徭均賦教化有未行者行之廉耻有未立者立之責任大臣不使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寔奏入召爲鹽鐵判官改判戶部勾院拜工部員外郎換度支判官景德初代鄭文寶爲陝西運副仍賜金紫台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六

符俊爽好謀然頗事更革煩擾以苛碎爲舉職運使楊覃欲因仍舊貫事多違戾徙知郢州三年召還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次年四十二上甚悼惜之賜其子公佐同學究出身卒又以次子壽隆試將作監主簿平生有文學及著述可稱喜延譽後進有集三十卷弟昌符亦進士爲屯田員外郎

程之邵傳

宋史

程之邵字懿叔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

邵以父蔭爲新繁主簿熙寧更役法使者欲槩州縣民力以羨乏相補之邵不可曰成周均力遺意當各以一方之力供一方之費豈宜以此邑助他邑哉察訪使熊本歸語諸朝役法初行成都路爲最詳之邵力也入爲三司磨勘官得隱匿數十萬緡從副使蹇周輔計度江嶺鹽還除廣東轉運判官周輔得罪亦罷知祥符縣改泗州遷夔路運判劾夔守彊狠不奉法罪之前議大寧井鹽稅半以供公上餘鬻於民病先輸錢鹽不足給因盡發所

儲與之商賈旣通關征增倍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以羨茶入熙秦易戰馬革黎州買馬之弊歲以仲秋爲市至四月止移知鳳翔民負債無償自焚其居有主藏吏殺四婢皆發擿之岐人傳誦徙鄭州元符中復主管茶馬市馬至萬匹得茶課四百萬緡童貫用師熙岷運茶往博糴發錢至二十萬億以佐用度連加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爲熙河都轉運使秦鳳出師復命經制云已備十萬騎食可三百日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復攝

帥事屯兵行邊境賊解去方錄功轉大中大夫病  
不及拜而卒贈龍圖閣直學士遣官護喪歸子唐  
至寶文閣學士

任伯雨傳

宋史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父孜字遵聖與蘓洵俱以  
學問氣節推重鄉里仕至光祿丞從父汲字師中  
亦知名號大小任通判黃州知瀘州卒伯雨自幼  
矯然不羣邃經術文力雄健登進士調施州清江  
二簿郡檄使涖公庫伯雨惡其名拒不受擢知雍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八

邱御史如束濕撫民如有傷舊苦漕舟爲盜去卽  
難獲伯雨下令無宿境內自是絕跡民外戶不閉  
部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丞擢右正言徽宗初  
政納用讜言首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  
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無人  
臣理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太皇於何地若  
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朝廷大法不立臣聞  
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投箸而起謂  
南朝錯用此人何只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



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  
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卞傳次言爲國  
不當有黨今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建中靖  
國爲名不知唐德宗時亦有此號正坐君子小人  
雜然並進卒之君子易退小人獨難以致賢人盡  
去羣小並留旋復播遷不可不戒時西北典郡專  
用武臣伯雨言此李林甫所以召祿山之亂今如  
鍾傳王贍湟鄴生事宜棄其地以安邊息民上書  
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用張耒黃庭堅

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於朝又疏勸上修德弭  
災不可專恃祈禳近正月朔旦天有赤氣正應洪  
範赤青赤祥乃人君視聽不明故有此異乞攬權  
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則乖氣異象轉爲  
休祥矣又言北日內降寢多或恐矯傳制命如漢  
鴻都賣爵唐墨敕斜封之弊漸不可長王覲除中  
丞仍兼史館伯雨言二官職掌不相爲謀非所以  
重風憲遠嫌疑已而改覲翰林學士位序在中丞  
上又言此非仲諫官之論特以速人遷官爾凡居

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煩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眞伯雨不爲之止抗論愈力曾布覺將論之徙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入黨籍編管通州再徙昌化居三年妻死於淮復用匿名書逮其仲子申先赴獄鍛鍊無所得乃釋宣和初始歸卒年七十三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左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長子象先登科又舉詞學兼茂以黨人子不奏調秦州戶曹掾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十

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

家愿傳

宋史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及其弟安國定國皆從劉巨遊與二蘓爲同門友嘗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秋新義又作築室作室二論言熙豐之紛更元祐之矯過讀者躉之愿弱冠遊京師由廣文館登第對策惟以守九年所已行者爲言蘓轍見而驚喜曰故人子能不爲少年進取計他日必當以

直道顯調晉州樂至令元符三年日食應詔極論  
時政其大要有十謹始以正本敬德以格天謹好  
惡以防小人審信任以便君子開言路以來直諫  
詳聽言以觀事實破黨議以存至公登碩德以服  
天下從寬厚以盡人才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入  
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調者十年黨禁  
解始改秩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內  
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釁愿爭之不從徑下  
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以舊嘗入黨籍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十一

謫監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帥臣王庶  
薦通判果州高宗南渡擢知閬州移彭州有論邊  
防書名曰罪言以乞骸歸卒淳祐間曾孫大酉侍  
講經筵理宗宣取所上疏讀之改容嘉嘆親書西  
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 又同郡丹  
稜人楊恂字信仲元豐五年進士知廣都縣亦同  
時上書入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唐重傳

宋史

唐重字聖任眉州彭山人少有大志登進士徽宗

制策問制禮作樂對以事親從兄爲仁義禮樂之實陛下以神考爲父哲宗爲兄盍亦推原仁義之實而已何以制作爲哉授蜀州司理叅軍改成都教授知金堂縣入爲辟雍學錄召對極言拓地開邊之害歷遷吏部員外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右諫議大夫金人構難朝議和戰遷守不一重告於欽宗決定守城之計金人要求金帛中書侍郎王孝廸下令許人訐告有匿者死重曰如此則子得告父弟得告兄奴婢得告主豈初政所宜疏論止之

又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轉中書舍人以多繳奏不合落職知同州擢天章閣待制高宗卽位上疏論當今急務有四欲車駕西幸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掎角以緩敵勢大患有五謂法令不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竭民心離宜大奮乾斷登用忠直時關中缺守上詢長安帥劉岑薦重擢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府兼經畧制置使復申前議請上親幸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策之上

若駐節南陽控吳越齊楚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敵強弱爲進退此策之中儻因舊都再治城池據成臯崤函之險悉嚴防守此策之下若引兵南渡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又條奏關中形勢并防河事宜言自昔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頃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一應監司帥守並聽節制緩急則合

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又言近來虢陝殘破解與河中已陷同華沿河與金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一可戰之兵乞增以五路兵馬十萬命官節制并委漕臣儲待以守不報乃留程廸提舉軍馬措置民兵金將婁宿已陷韓城時京兆兵皆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與廸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敵勢稍衰出奇擊之轉運桑景詢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

去者悉還既而益迫復以廸行視南山諸谷將運金帛徙治其中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時應募者衆亮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柰何棄去重然之遂與郭忠孝等分城固守重主東壁忠孝主西壁金人圍城忠孝引神臂弓射敵不得前重先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男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曰汝能夠國吾含笑入地矣又遺書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十四

今車駕南幸臣民望絕雖竭智力無所施一死報上而已固守踰旬外援不至傅亮奪門出降城遂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使去辭曰死吾職也遂中流矢没唐孺上其書帝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

孫昭遠傳

宋史

孫昭遠字顯叔眉州人登進士調長沙尉辟河東經畧司歷知鳳翔天興二縣河北山東撫諭盜賊幹當公事尋擢河北燕山府路轉運使靖康初召

爲水部員外郎金圍太原宋師多潰遣昭遠與折  
彥質同乘傳招集會洛陽陷留守王襄徙治襄漢  
授昭遠西道副總管道收潰卒至京兆遇范致虛  
同進遂劾涇原帥席貢秦鳳帥趙點鄜坊使張深  
後期之罪建炎元年遷河南尹西京留守兼都總  
管至洛收集散亡得兵萬餘柵伊楊使民入保其  
冬金人來攻遣將姚慶拒戰而死昭遠命將官王  
仔奉啓運諸殿神御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戰不  
利其下欲擁南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十五

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  
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閣待制

劉汲傳

宋史

劉汲字直夫眉州丹稜人登進士爲合州司理武  
信軍推官改宣德郎知鄆陵縣奉行神霄宮不如  
令奏徙隆德府通判方士林靈素薦郡人班自有  
道術自改易繫辭爲妖言以應靈素汲惡之逮自  
繫獄朝命運使陳知存按驗以實聞改河中府判  
轉開封推官自盛章等尹京率取特旨果於誅殺

汲爲白府奏罷之以詆王黼謫監蓬州稅欽宗召赴闕汲奏願得馳驅外服治兵食以衛京師除新置京西轉運司添差副使駐劄鄧州移書范至虛勸令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斷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不能從金兵再入諸道梗絕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罷兵汲語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可速進兵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聞二帝已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帥事高宗立

詔鄧州備巡幸汲廣城池飾行闕嚴供具以待就加直龍圖閣知鄧州兼京西安撫使金人諜知鄧爲行在所命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兵敗被殺汲召集將吏誓以必死皆流涕曰諾乃下令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聽募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凡仕於此者聽送其家寅出年反衆皆感服未幾南陽陷命戚鼎將兵三千逆戰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督戰又命斬儀與趙宗印分西南門掎角宗印從間道遁去汲自馳至鼎軍



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鬪爲之少却俄而儀敗  
攻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不從曰使敵知安  
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事聞贈大中大夫謚忠介

孫道夫傳

宋 史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稜人初貢辟雍坐收蘓文  
除籍再貢優等張浚薦召封願修德以回天意定  
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恥得賜出身  
改左承奉郎疏陳漢中荆南形勢言今欲進兵陝  
右當先經營漢中欲守江當先措置荆南時至則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十七

蜀漢師出秦關荆楚師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  
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天下孰能禦之上嘉納除秘  
書正字權禮部郎中徽宗凶問至禮儀多所草定  
尋權左司員外郎上問蜀中水陸運孰便道夫秦  
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乃從水運遷校書  
郎出知懷安軍乞罷都運司以寬民力罷戍兵以  
弭亂階罷泛使以省浮費徙知資州鄭剛中薦其  
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入境州產綾官買率多  
虧直道夫命斷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

秦檜惡之九年不遷入朝秦蜀民二稅鹽酒茶額之弊上納其言除吏部郎中太常少卿假禮部侍郎充賀金正旦使金將敗盟詰問檜之存亡道夫隨事折之使還眞拜禮部侍郎兼侍講每進對輒言武事宰相沈該忌其引用張浚除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居官愛民不可干以私俸給多置書籍人稱其博

唐伯虎傳

宋史

唐伯虎字長儒丹稜人與弟庚字子西治易春秋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十八

皆有法方居母喪父遊瀘南伯虎忽夜半夢父書亟來二字蹶然心動曰父必有他患蹴庚奉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奮曰吾計決矣遂起裹糧黎明走僦舟遇江漲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至伯虎啗以利不應遽躍入艇中漁者不得已乃行二日半至瀘父果病甚見之大驚問故具告之嘆曰天告汝也疾少間具舟侍父以歸居無何疾復作遂卒時人以爲孝感元符中以貢舉事繫臨邛獄語連庚並械吏逾年

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故獄久不決會赦得免伯虎性直率人多易之至是服其孝友爲不可及云

唐文若傳

宋史

唐文若字立夫庚之子也父子俱舉進士庚由宗子博士至承議郎提督京畿常平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憫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年五十一有文集二十卷文若少英邁不羣爲文豪雋教授潼川南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十九

渡初勾濤薦赴行在得對改通判洋州山多陵谷西八百餘里皆產茶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之以市寵文若力爭得免再判遂寧大水漂民亟發倉庫除田租免場務稅築長堤以捍水勢民以無患時秦檜已死高宗訪蜀士於魏良臣召爲光祿丞改秘書郎著文思箴千五百餘言以獻上納之遷起居郎勸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當任掌制以作禾黍詩諷宣和執政之請恩者出知邵州改饒州興學宮減田租竒耗增常平義倉與民平市

農末俱利以捕餘干劇盜功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召爲宗正少卿金人犯邊上諭宰臣文若才可用復除右史時上下狃於捷報文若獨以爲憂圖上元嘉北伐故事疏言願陛下深察大勢遣大臣節制江上趨策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軌轍未幾諸將退守金圍歷陽大將王權遁淮南盡沒文若面對畫三策一請親征二遣大臣勞軍三起張浚且言浚守道篤學以孤忠得衆士心爲天下屬望今幸不死嶺海天所以爲陛下也上初以浚雖

忠愨喜功將士多不附至文若言始矍然曰援浚者多惟卿發此論數日遣楊存中護江上軍起浚知平江乘輿幸建康命同居守兼給事中直學士院駕還遷中書舍人將內禪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與周必大議名稱未安白於宰相以聞詔改稱本生親尋又改宗室子偁復詔稱皇兄語多不定孝宗立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待制知漢州尋改督府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罷行甚多除知鼎江二州籍鄉丁五萬訓練有法人倚爲固

以民勞請蠲和糴郡數百萬得減什三旋丐祠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陳與義傳

宋史

陳與義字去非希亮曾孫天資卓偉蹕厲不羣能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上舍甲科授開德教授遷太學博士宣和中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召對嘆爲見晚遂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遭亂避地湖襄泛洞庭上九嶷羅浮雖流離困厄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高宗立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二十一

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至翰林學士知制誥拜參知政事與丞相趙鼎同心輔政務尊主威而振綱紀從帝如建康扈蹕還以疾請授資政殿學士知湖州終提舉洞霄宮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外和而內剛薦士於朝退未嘗語人嘗問作詩法於崔鷗鷗曰工拙未論大要忌俗其所作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有簡齋集行世

李燾傳

宋史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唐宗室曹王後父中登第知  
仙井監燾自少力學恥讀王氏書甫冠博極載籍  
憤金讐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擢紹  
興進士調華陽簿遷雅州推官改知雙流力行教  
化訓仕族張氏子居喪爭產治民不白母鬻產者  
於法悉皆艾悔有暇則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  
悉力研覈本朝典故倣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  
於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又效司馬光體爲  
百官公卿表畏秦檜當國不敢奏及死史官以聞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二十二

詔給筆札來上孝宗常許爲序及御書續資治通  
鑑長編七字賜之然竟未及賜也辟制置王剛中  
幹辦公事擢知榮州因溪爲隍夏秋民苦水潦爲  
築堤防之轉潼川路運判劾守令不職四人括一  
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爲科約頒以爲  
則乾道三年召對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  
故以爲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毋增  
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禮部郎  
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罷用樂燾言

古禮并建隆舊制惟散齋四日致齋三日自崇寧  
大觀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  
舊制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又言中  
興祭禮未備請令太常參校開寶通禮嘉祐因革  
禮政和新儀同異脩成祭法行之乾道新歷成未  
有大驗燾奏舊歷多差不容不改然不參驗無以  
知其孰得孰失乞申飭歷官討論遂詔監視測驗  
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實錄院檢討尋  
與宰相虞允文論事不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

轉運副使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傭牛  
而犁糴種而殖穀苗未立睥睨已多今宜寬侵冒  
之禁廣收募之術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如咸平  
元豐故事推恩勸課有勞者詔從之八年進直寶  
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夸人奏  
乞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溢額戒官民毋於  
夸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閒邊舊地皆報  
可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  
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

謗上謂憲臣按奏火數職也何預史事命提刑李繁劾實貶熙志二秩罷之燾貶一秩改江西運副且許臨遣燾感激奏言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揭之座右進秘閣脩撰權國史同脩撰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視圜壇特免出郊浮費後周必大申其說卒行之權禮部侍郎屢進讜言會雷震太祖廟柱及鴟尾有司旋加脩繕燾謂非所以畏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二十四

天變上以爲愛朕賜金紫因幸太學爲執經官眞拜侍郎脩徽宗實錄薦召呂祖謙爲檢討夜直宣引賜坐奏言邇來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宜謹股肱耳目之選復賜飲與茶而罷九月丁酉日當夜食燾爲社壇祭告官俄因御史劾其子厔考上舍策問語連及燾厔罷出燾知常德申奏灃辰沅靖四州各置營田募弓弩手境多茶園聽其自售甸祠奉興國宮明堂禮成以燾常首建議復除敷文閣待制起知遂寧召對延和殿時上卽位二十



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嘗嘆功業不足燾曰  
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脩天應乃至因舉陸贄奏  
議所言切於今可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進敷  
文閣學士兼侍講同脩國史薦尤袞劉清之十人  
爲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  
事上亟施行之丁丑雨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  
御殿宮嬪進見無時浮費頗多上因宣對嘉其忠  
愛曰顧朕老矣安得有此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  
緡他無所費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燾奏心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二十五

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陽氣潛藏陰  
氣乘之故比他食爲重昔晉何曾議武帝無經國  
遠圖陛下當以爲戒明年有疾乞致仕不允命給  
事宇文价臨問因叩价時事勉以忠盡手劄贊減  
四川酒課病革口占遺表辭氣舒徐卒年七十上  
聞嗟悼贈光祿大夫諡文簡後累贈太師温國公  
燾性剛大特立獨行無姬妾愛玩不殖產業篤嗜  
在文字間立朝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稱之曰  
李仁甫如霜松雪栢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自謂

寧失之繁無失之畧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依熙寧脩三經例損益脩撰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史記詔藏祕閣因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葉適以爲春秋之後纔有此書又撰易學春秋學五經傳授尙書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奏議及文集四朝史藁通論南北攻守錄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本支齊梁本支王謝表五代將帥年表合數十百卷五子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二十六

匣至塾壁晁初燾自以不預制科心常慕之令匣塾習焉尙書汪應辰薦匣文行中式爲祕書正字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父子同主史事縉紳榮之後早卒 壁與晁皆文學知名蜀人以比三蘇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言屬辭精博周必大異之燾因自舉孝宗以爲可用初蔭入官登進士召試正字寧宗徙著作郎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與尙書蕭達討論韓侂胄平章國事典禮受命使金還論襄陽形勢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時用師

方銳侂冑意不懌壁度力不能回乃迎合其意奏自秦檜倡和以來廟謨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爲宜亟貶檜示天下以讐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追檜王爵會葉適不草侂冑出帥詔轉以屬壁拜禮部尙書叅知政事敗後因招飲侂冑覺爲師旦所誤酒酣壁微摘其過窺侂冑意向已乃極言其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宜竄之以謝天下郭倬李汝翼僨

軍誤國宜誅之以謝淮民皆坐貶殛又貽邱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會有報書歸咎首謀侂冑大恚不許議和壁復言隆興之初張浚銳意復仇後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稍悟吳曦誅議用重臣宣撫壁薦制使楊輔副以安丙及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舉劉甲自代侂冑疑輔避事壁又舉汪應辰命甲亦權撫事金復使方信孺歸言金人欲縛送首謀之人侂冑益忿或勸壁速去毋與分禍謝曰我去誰適謀此又密贊史彌遠

謀阻止錢象祖奏審侂胄誅進樞密同知御史葉時論其反復詭譎削三秩謫居撫州俄復官奉洞霄宮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傳檄諭降潰兵張福適官軍至挑戰賊忿燔城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砦丁牌手來會威欲乘夜火攻壁曰攻之必多殺士卒授長圍法斷賊汲路糧道使不得食賊遂成擒尋引疾奉祠卒贈資政殿學士謚文懿生平嗜學如饑渴羣經百氏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雋逸所著有鴈湖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二十八

集消塵錄中興戰功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援毫錄臨汝間書皇紹定四年授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四州宣撫使代桂如淵奏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撫爲急宜降德音釋見繫囚給流民牛種其淮西被兵之處亦如之二年四月改同簽書院事督視京湖軍馬發行都并湖廣會子百餘萬犒師是年六月卒贈資政殿大學士

杜莘老傳

宋史

杜莘老字起莘甫之裔孫徙家青神幼喜誦習蘓氏文不因時禁而罷登紹興進士教授梁山軍參政魏良臣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孛見應詔上言此戾氣所生多爲兵凶之兆國家爲民息兵而將驕卒惰軍政不肅今因天戒以修人事思患預防莫大於此因陳時弊十事上以其議爲首命進一階遷敕令刪定官由太常寺簿升博士南渡後典秩散失顯仁后崩一時禮制有疑悉以古義裁定上問含玉之制莘老言此故實所不載請以

周禮典瑞鄭元注製之及虞祭或欲宰相攝行爭以古今無是卒正之遷祕書丞自蜀造朝不以家行清修獨處高宗甚重之擢監察御史以不畏彊禦升殿中侍御史首論天下多事陳俊卿在論思之地必有補益不可令解職而去上以爲然會議親征莘老贊上決策謂敵人欺天背盟當持以無懼勿爲微小利鈍所搖諛言所惰異議所惑則人心有恃而士氣可振又言宜不限早暮延見太臣謀議國事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亟舉可用之

才及親征有期上言禁衛不肅羸老居半願亟留  
聖慮事皆施行所論劾皆符公論常謂臺諫當論  
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忌姑息不惟自欺其心且  
上不敬君故嘗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悉擊去  
之論帶御器械劉炎筦禁中市易通北賈大爲姦  
利斥監嘉州稅又論知密院周麟之挾姦罔上避  
事辭難恐懼使金至於掩泣疏再上乃謫瑞州又  
疏幸醫王繼先十罪詔福州居住籍其貲彈內侍  
張去爲罷去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

事金安節舍人劉珙封還制命改司農少卿尋請  
外仍與遂寧治郡課績爲諸郡最孝宗受禪進三  
議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莘老  
在言職骨鯁敢言咸稱曰杜殿院聲振一時無有  
所間

史次秦傳

宋史

史次秦眉山進士及第爲大安教授吳曦叛招  
者甚遽次秦遷延固避僞帥郭鵬飛迫之其母年  
高有智教以桐油塗兩目末附子傳之比至日益

腫因得放還後併上其事改秩利路主管文字仕  
至合州太守

楊震仲成都人時辟興元府通判權大安軍吳  
曦叛素聞其名馳檄召之次秦爲教授亦被檄  
謀於震仲語曰大安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  
招則諸郡風靡顧力不能拒義當死之教授非  
城郭臣且有母在可不死因屬次秦曰吾死以  
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僞都統郭鵬飛  
代震仲趣其行震仲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一

寘於蕭寺闔郡爲之流涕蜀義士感激奮發始  
有協謀誅逆者曦伏誅蜀帥楊輔以聞贈朝奉  
大夫諡節毅

宋德之傳

宋史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大夫遠謫彭山  
子孫散居於蜀遂爲蜀人擢慶元二年外省第一  
爲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士與諸  
生論八陣本乎八卦皆以動物爲象竒正之變往  
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密院編修

會赤青見太陰犯權星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  
六部德之應詔奏離爲火爲日爲甲冑坎爲水爲  
月爲盜賊隱伏火失其性則赤氣見憂在甲兵水  
失其性則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疏七事皆當時  
至切之患韓侂胄將萌兵釁德之又奏今敵人未  
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吳曦仍帥西蜀皇甫  
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以自遺患晉叛將唐  
藩鎮之禍基於此矣除太常丞出知閩州曦果變  
德之託足疾以避事蜀平始赴閩擢本路提點刑

獄安丙奏其遲慢降一官改潼川路運判歷湖南  
北提刑召爲兵部郎官會史彌遠疑丙首以問之  
德之曰微內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而疑之是以  
私嫌廢公議也彌遠以爲忤遂罷丙深感德且自  
愧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不負丙因請與結婚不許  
時論益稱之尋起知眉州以監特奏召試得疾而  
卒祖耕官宣教郎性剛介因亂棄官去莫知所之  
後從父廉聞臨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  
去因適越求之則已入四明德之渡江尋訪至雪



竇有蜀僧言山後有爛平山三居士居之其一宋  
宣教也亟躋攀而至惟見丹竈藥爐乃置祠其上  
而歸

楊大全傳

宋 史

楊大全字渾甫四川青神人登乾道進士調溫江  
尉攝邑有聲紹熙三年召監登聞鼓院會太學生  
龔日章等百餘人上書以投匭爲緩必欲伏闕大  
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今乃使人視  
爲文具吾何顏以尸此職乃自爲書以諫力請過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三

宮疏凡三上其畧曰臣聞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  
不榮幸生不恥以言獲罪惟懼言不聽從自古大  
者身膏斧鑕次亦流竄四裔小者罷免終身未有  
若今日既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以  
無所譴呵之恩使皆饜富貴甘豢養以消磨其風  
節平居旣皆貪祿懷姦之士臨難何有仗節死義  
之人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死者陛下皆不之信  
若建康趙濟武興吳挺今皆不虛然則畧有幾微  
見於朕兆者可不爲動心乎萬一或有蕭牆肘腋

之變在朝之士瀝忠以告陛下復不信之必坐受其危亡矣今外間傳聞以爲壽皇將幸吳越此愛陛下之深欲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其憂者毋自壅其聰明疏入不報寧宗卽位遷宗正寺簿慶元元年易太常寺遷司農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有力薦爲臺諫者韓侂胄聞其名欲見之大全笑謝不往丐外除知金州聞命卽行時實錄將上去不少待至姑蘓病卒

楊泰之傳

宋史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四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蜀名儒虞仲之子自少刻志於學卧不設榻食不知味者幾十載慶元元年類試調瀘洲什邡二尉轉綿州教授羅江丞制司吳獵檄置幕府與論吳曦之亂曰若士大夫不從必不敢爲亂旣亂或能抗義猶將有所憚夫亂義之反也亂所以成士大夫爲之也獵竒之改知嚴道縣攝嘉定通判使者誣白厓砦將王壘寘於法坐註誤餘人於死泰之力爭不聽棄官去安丙薦之泰之名儒子當逆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使得

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赴都堂審察以親老  
辭父憂免喪改知富順監祿廩盡周鄰里又以千  
緡置義莊擢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  
力言於安丙乞盡蠲其賦改知果州諸邑畸零錢  
病民儲經費之贏爲對減之張義寔白發其端泰  
之踵行之上於尙書請定爲式民歌之曰前張後  
楊惠我無疆理宗卽位趨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  
英斷無牽於私意奪於邪說以救蠱敝以新治功  
本朝德澤邇來斲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方

以直言求人復以直言罪之臣恐言路旣梗士氣  
益消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竒其對  
擢爲工部郎中後言事者相繼皆自泰之發之遷  
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雪川風雨  
爲暴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至於巴陵陛下  
昆弟與其追恤於後莫若舉行於今詔直寶謨閣  
知重慶府爲書別丞相勸以急於用人去自私之  
心恢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權至官俗用大變俄主  
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有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

辭春秋列國事曰公羊穀梁類詩事類名物編論  
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  
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大易要言雜著凡二百  
九十七卷

楊棟傳

宋史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神人登紹定進士母憂服除  
辟西川節度幹辦公事入爲太學正父憂服除召  
試授祕書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校書郎密院  
編修入對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兵理財聽其言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六

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誣上下相蒙無一可信  
惟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理宗  
說其言無何奉祠起知興化軍有孔子裔居涵頭  
鎮爲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加直  
祕閣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歷都官左右二司  
郎中尋兼玉牒所檢討宗正少卿棟學本諸周程  
入對言臣所學三十年惟持正心修身一說用之  
事親取友并治涇郡察冤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冠  
交通請謁棟言宜亟去之帝不謂然又言京襄兩

淮四川殘破其餘郡縣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  
非陛下哀矜其民誰實寬之遷太常少卿起居郎  
知滁州改建寧御史周坦論其曩任成都制幕盡  
載激賞庫物先遁致陷丁黼塗炭生靈詔褫閣職  
提舉鴻禧觀似道入相登用故老起權侍左郎官  
崇正殿說書兼侍讀以集英殿修撰兼侍講出知  
太平州補闕蕭泰來論罷提舉興國官起知婺州  
度宗位東宮擢太子詹事進賓客歷工吏二部侍  
郎同修國史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刑禮二部尙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七

書國子祭酒景定三年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五年拜叅知政事彗星見指以爲蚩尤旗人  
方議之或言棟姑爲是言陰謀告帝以逐似道奪  
職奉祠臺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乞爲山主因卜  
居焉以資政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致仕卒遺表  
上輟朝特贈少保生平負海內重望人方期其大  
用乃蒙疑而去時論惜之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  
集

從子文仲字時發七歲而孤母胡氏守節自誓教

養諸子初以胄試第一入太學升上舍爲西廊學  
錄登寶祐進上母憂從棟往問伊洛之學釋服調  
福州教授應運使印應飛辟以明嫠婦冤獄薦之  
荆湖宣撫趙葵署佐分司姚希得江萬里合薦以  
爲有用之學召任戶部架閣遷太學正陞國子博  
士旬外通判合州罷上元張燈移揚州不以牙契  
羨額擾民制使李廷芝檄主管機宜文字議行沙  
田力爭以爲不可召爲宗學博士輪對言春多沈  
陰二麥全癘洪水發於天目弄兵興於蘓湖將習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八

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冗編氓得以輕  
統府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國何  
賴焉帝竦聽顧問遷太常丞權倉部郎官兼崇政  
殿說書在講筵每以積誠感動嘗進讀春秋言仲  
尼尊王抑伯非爲徒然蓋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  
成康之法度以扶持祖宗大業則王迹不熄西周  
之美可尋如此方副垂世立教之意時帝以疾連  
不視朝又奏聖訓有曰絲竹之亂耳紫紅之眩目  
聲色之事元無可好苟得聖賢心學之指要以是

而君國子民可以祈天永命貽謀燕翼大哉先訓  
是宜朝夕服膺帝爲之歛容盛夏建宗陽宮壞徙  
民居闐闐騷然文仲疏止之遷國子司業兼侍立  
修注官似道怒其多言又以救教諭彭成大迕意  
出知衡州運餉有法而民不擾以所當得米八千  
石立思濟倉召爲秘書少監兼國史寶錄院遷太  
常少卿兼起居舍人恭帝立權工部侍郎兼侍右  
郎官給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奏今  
祇見天地之始雖在幼冲比卽喪次已勝拜跪執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三十九

禮無違所當親饗時國事危急王爚陳宜中不協  
文仲言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  
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後悔何及尋兼國  
子祭酒常薦金華王栢天台車若水皆名教所急  
至是栢與何基之諡皆所議定元兵渡江畿甸震  
動朝士多棄去從班惟文仲一人無何疾□□  
祠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因將家踰嶺南甫卒而  
宋亡矣有見山文集

家鉉翁傳

宋史

家鉉翁眉州人狀貌竒偉身長七尺被服嚴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以蔭補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刑入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咸淳八年以秘閣修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并提舉司事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兼福建運副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浙西安撫使權侍右侍郎拜端明殿學士德祐二年與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時元兵次近郊宰執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執縛鉉翁抗言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四十

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得釋副吳堅奉表祈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涕泣不食飲者數日屢欲官之不從改館河間元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蘓嗣之傳

金史

蘓嗣之初名宗之避諱改轍五世孫故祖東坡穎濱叔黨俱葬邳城之小峩眉山世皆居許昌嗣之幼喪父母白氏年三十餘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微聞兄嫂竊議改醮白氏泣曰我聞世祖在宋文章



節義有名乃欲使我失身乎牽車徑歸自是非有大故輒不往來嘗於宅東北爲祭室畫兩先生像壁間圖黃州龍川故事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士大夫求瞻拜者往往過其家奠之教子成立爲汴京廂官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兵白氏拜辭像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卽自縊於旁室年七十餘家人并屋焚之

明

余子俊傳

明史

眉州屬志

卷十三

列傳

四十一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舉景泰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在部十年以廉幹稱出爲西安知府歲饑發廩十萬石賑貸區畫以償官不損而民濟成化初所司上治行當旌者知府凡十人而子俊爲首以林聰薦爲陝西右叅政歲餘擢右布政使六年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王銳爲巡撫請沿邊築牆建堡爲久遠計工未興會銳罷子俊復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來犯獲邊人爲導徑

入河套爲屯牧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宿留重兵所費鉅萬猶未寧息莫若於沿邊築牆置立堡砦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厓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壘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成邊牆於計爲便尙書白圭以陝民困奏緩役旣而寇入孤山堡復犯榆林先後與朱永許寧擊敗之是時寇據河套歲發大軍征討卒無功八年秋子俊復言今因征套延綏屯士馬八萬芻茭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姑以今年之數約之米豆

需銀九十四萬草六十萬每人運米豆六斗草四束應用四百七萬人約費行資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牆建堡詔事寧舉行請於明年春夏寇馬疲乏時役陝西運糧民五萬給食興工期兩月畢事圭猶持前議阻之帝不從命子俊速舉子俊先用軍功進左副都御史明年又用紅鹽池搗巢功進右都御史寇以搗巢故遠徙不敢復居套內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

里咸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續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爲巡警之所又於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不三月而成牆內之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石有奇十年閏六月子俊具上其事因以母老乞歸慰留不許初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悉在其外寇每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已不及故往往得利去自子俊徙鎮榆林增衛益兵拓城置戍

攻守器畢具遂爲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焉明年移撫陝西子俊知西安時以居民患水泉鹹苦鑿渠引城西澇河入灌民利之久而水溢無所洩至是乃於城西北開渠洩水使經漢故城達渭公私益便號余公渠又於涇陽鑿山引水溉田千餘頃通南山道直抵漢中以便行旅學校公署圯者悉新之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者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岷州栗林羗爲寇子俊潛師直抵其所倚山設伏羗覺

而遁伏兵起追之羗大潰召爲兵部尙書奏申明條例十事又列上軍功賞格由是中外有所遵守緬甸酋卜刺浪欲奪思洪發貢章地設詞請於朝子俊言不宜許乃諭止之貴州巡撫陳儼等言播州苗竊發請調湖廣廣西四川兵五萬合貴州兵會勦子俊言賊在四川而貴州請討是邀功也奏寢其事初子俊論陳鉞掩殺貢夷罪帝以汪直故宥之鉞多方構子俊於直子俊自危會母憂歸乃得免子俊之築邊牆也或疑沙土易傾寇至未可

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許寧等逐之寇扼於牆塹散漫不得出遂大衄邊人益思子俊功服闋拜戶部尙書尋加太子太保二十年命兼左副都御史總督大同宣府軍務其冬還朝明年正月星變陳時弊八事帝多采納未幾復出行邊子俊巡歷宣大時請以延綏邊牆法行之兩鎮因歲歉而止比復出銳欲行之言東起四海治西抵黃河延袤千三百餘里舊有墩百七十應增築四百四十墩高廣皆三丈計役夫八萬六千數月可成詔明年四月

卽工然是時歲比不登公私耗敝驟興大役上下難之子俊又欲責成於邊臣而已不親其事謗議由是起至冬疏請還京帝入蜚語命改左都御史巡撫大同中官韋敬讒子俊假修邊多侵耗帝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之敬又劾子俊私恩怨易將帥帝下兵部覈侍郎阮勤等爲白帝怒讓勤等命謙并按問而給事御史復交章劾中朝多欲傾子俊子俊危甚賴謙等平情按之還奏易置將帥如勤等言所費無私然爲銀百五十萬米菽二百三

十萬耗財煩民不得無罪遂落太子太保致仕去時二十二年二月也明年正月兵部缺尙書帝悟子俊無罪復召任之仍加太子太保孝宗嗣位以先朝老臣待之彌厚宏治元年疏陳四事已又上邊防七事帝多允行后父張巒封壽寧伯子俊以封爵太驟疏爭之報聞明年疾亟猶手削奏稿陳救荒弭盜之策甫得請而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子俊沈毅寡言有偉畧凡奏疏公移必自屬草每夜分方寢嘗曰大臣謀國當身任利害豈得

遠怨市恩爲自全計故榆林始事怨讎叢起子俊  
持之愈堅竟以成功爲數世利性孝友居母憂時  
令子寘毋會試曰雖無律令吾心不忍也當廕子  
移以廕弟子寘舉進士終戶部員外郎寘就武廕  
爲錦衣千戶終指揮同知孫承勛承業皆進士承  
勛翰林修撰承業雲南僉事